

古今医案医论选粹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选按 (清) 柳宝诒

评校 洪嘉禾 潘华信



74146112

选按〔清〕柳宝诒
评校 洪嘉禾 潘华信

评校



家医案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220854

卷之三
PDG

(沪)新登字206号

评校柳选四家医案

〔清〕柳宝诒 选按
洪嘉禾 潘华信 评校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零陵路530号 邮政编码20003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19,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500
ISBN 7-81010-199-4/R198
定价：8.80元



评校柳选四家医案序

《柳选四家医案》是晚清名医柳宝诒所编撰的一本医案佳作，它包括尤在泾《静香楼医案》二卷、曹仁伯《继志堂医案》二卷、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三卷、张仲华《爱庐医案》二十四则。柳氏的选案堪称刻意研精，非美勿采，藏事后经翁同龢作跋，光绪甲辰（1904年）由上海瑞文楼书局等付印而行于世。

在祖国医学的伟大宝库中，汉代的理论，唐宋的方药，金元的学说，明清的医案，都是弥足珍贵的璀璨瑰宝。对于医案来说，其重要性在于把理论、学说、方药熔成一体，是高深的理论与具体临床相结合的一座桥梁，集中地体现了中医治病的传统特色，因此它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的重要环节之一。宋前医案都是叙事性质的，散而约；金元医案则大抵以学说为中心，主导治疗，颇具标格，又不免偏仄；迨清始博采兼收，据萃掇英，趋向博大精深，而规范毕具。叶（《临证指南医案》）、徐（《洄溪医案》）、吴（《吴鞠通医案》）、王（《王孟英医案》）乃其中之卓荦大成者，学者深究之，而柳选《四家医案》足堪与之相媲美，其思维之灵动，辨证之精密，用药之奇特，文字之优美，毫不逊色于前者。由于辑成较晚，对它的深入研究远不能与叶、徐、吴、王医案相提并论，其中许多学术精华和治病特色尚有待于总结发扬，因之，我们重新评校了此书。

虽然柳宝诒在本书的整理中已先期做了不少工作，且不乏精辟之见，但稍嫌疏略而厥旨未畅。我们的评按，主要侧重于剖析概念疑义、阐明学术渊源沿革、密切联系临床实用、客观评估得失等方面，冀希对年轻一代学习中医有所裨益和帮助。

这次校讎，我们以 1959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行本为底本，以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藏瑞文楼、借徐小舍光绪甲辰本参校，

重加句读标点，订正了通行本中的个别讹误。限于水平，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竭诚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洪嘉禾 潘华信

一九九二年四月于上海中医学院



评选静香楼医案两卷

此案为尤在泾先生所著。先生名怡，字在泾，自号饲鹤山人，江苏长洲县人。邃于医学，于仲景书尤能钻研古训，独标心得，时吴下以医名者如叶氏桂、徐氏大椿、王氏子接，均煊耀一时，先生与之联镳接轸，辉映后先，于医道中可谓能树一帜者。所著有《伤寒论贯珠集》、《金匮心典》、《医学读书记》，均刊行，惟此案未经授梓，其附刻于《读书记》后者，仅有三十余条，非全本也。此本为吾邑吴氏所抄藏，咸丰兵燹后，诒于詹文桥张氏斋头见之，假归抄录，复就其中选精粹者，得十之五，评录如左，分上下两卷。窃念近时医学荒废，其简陋剽袭、毫无心得者无论已，间有钻研古籍、不知通变者，动辄以仲景为家法，而咎今人不能用古方，目为庸陋，其实古方今病，往往枘凿不相入，执而用之，偾事者多矣。及读先生此案，而不觉慨然有悟也。先生博极群籍，尤服膺仲景之书，所著《伤寒论》、《金匮》两注，上溯仲景心传，独抒己见，读其书者，无不知先生之于仲景，不啻升其堂而入其室已。乃观此案，论病则切理餍心，源流俱澈，绝不泛引古书；用药则随证化裁，活泼泼地，从不蹈袭成方，可见食古期乎能化，裁制贵乎因时，彼徒执古书者，不且与王安石之《周官》，房琯之车战，其弊适相当哉！是故读他人之案，有不用古方者，或犹疑其服古未深，未能得力于仲景也，若先生则读书不可谓不多，用功不可谓不切，其沈酣于仲景之书，尤不可谓其不深，乃其论病之平易近情也如是，立方之妥贴易施也如是，是则此案不第为治病之良规，并可为读古之心法已。用书之以谱后之读此案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二月下旬，江阴后学柳宝诒识。

四家医案跋

或问：医案古有之乎？曰：古有诊籍，《扁鹊仓公传》所记是也；曰：验乎？曰：古今不同，其品齐轻重，不可得而悉也。然则柳先生奚为辑是书也？曰：时近而文显，时近则阴阳之诊同，文显则质直而易晓，抑且商榷微妙，称量而出，不啻其自为之也。先生所辑者八家，今先刊者四种，其门人王君吉臣、柳君颂馀、金君兰升，力资成之。三君守师法，笃风义，良足称述。金君属叙于余，余不知医，勉赘数语，以质世之善读书者。时光绪甲辰四月，常熟翁同龢。

• 评校柳选四家医案目次

静香楼医案上卷

内伤杂病门	1
类中门	5
痿痹门	8
内风门	8
神志门	11
痰饮门	12
咳喘门	15
失血门	20
虚损门	24
汗病门	25
诸郁门	26
呕哕门	27

静香楼医案下卷

伏气门	31
外感门	33
湿病门	34
疟疾门	34
黄疸门	36
痈气门	37
脘腹痛门	38
瘕癖门	39

肿胀门	40
头痛门	43
肢体诸痛门	44
诸窍门	46
脚气门	47
遗精门	48
小便门	49
泄泻门	50
痢疾门	50
大便门	50
外疡门	52
妇人门	52

继志堂医案上卷

内伤杂病门	57
中风门	67
痿痹门	68
神志门	70
痰火门	73
痰饮门	73
咳喘门(附证治括要)	74
失血门	82
虚损门	88

继志堂医案下卷

呕哕门	92
湿病门	96
痹气门	96

腕腹痛门	97
疝气门	104
瘕癖门	105
肿胀门	107
头痛门	115
肢体痛门	115
遗精门	116
小便门	119
泄泻门	120
大便门	121
虫病门	123

环溪草堂医案上卷

内伤杂病门	126
中风门	133
痿痹门	135
内风门	138
神志门	141
痰火门	143
痰饮门	145
咳喘门	148
失血门	158
虚损门	163
消证门	166
诸郁门	168

环溪草堂医案中卷

呕哕门	170
-----	-----

伏气门	176
暑病门	188
疟疾门	191
黄疸门	195
痹气门	197
脘腹痛门	198
疝气门	202
瘕癖门	203

环溪草堂医案下卷

肿胀门	208
头痛门	213
诸窍门	214
痧疫门	215
脚气门	216
遗精门	216
小便门	218
痢疾门	221
便血门	226
虫病门	228
内痈门	229
外疡门	230
妇人门	236
小儿门	247

爱庐医案

内伤杂病门	251
肉风门	253

湿病门	254
失血门	254
消证门	255
呕逆门	256
外感门	257
伏气门	260
疫邪门	260
疟疾门	262
黄疸门	263
腹痛门	264
肿胀门	265
瘕癖门	265
痢疾门	266
大便门	268
外疡门	269
妇人门	270

静香楼医案上卷

内伤杂病门

阴亏于下，阳浮于上，服八味丸不效者，以附子走窜不能收纳耳，宜加减法。

桂都气丸

治按 议论精细，可为用药者开一悟境。

评 “阴亏”两字极宜讲究。阴亏火旺、厥阳独亢为阴亏，阴血不足、阴精亏损亦为阴亏，历来诸贤各有发明，未可划一而论，贸然骤进寒凉。如朱丹溪治阴虚证，虽大抵不离知、柏，然每兼以扶养精血之品，阴血虚而相火盛者，主以四物汤加知柏，阴精虚而相火旺者，主以大补阴丸，其学验垂为圭臬，有明诸家辄矜式之。晚明张介宾注重阳气著称于世，亦以真阴为立论之本，撰《真阴论》阐发详明，所谓“不知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幸勿以汲汲温阳印象模糊之说概括其旨。《景岳全书》：“凡虚损之由……无非酒色、劳倦、七情、饮食所致，故或先伤其气，气伤必及于精，或先伤其精，精伤必及于气，但精气在人无非谓之阴分，盖阴为天一之根，形质之祖，故凡损在形质者，总曰阴虚，此大目也。”张氏谓损证无不伤及形质，皆为阴虚之病，与现今所称之阴虚，又相径庭，其范围颇广，非仅就虚热证言，其证有“无火、无水”之别，曾曰：“人知阴虚惟一，而不知阴虚有二：如阴中之水虚，则病在精血；阴中之水衰，则病在神气。”与赵献可《医贯》所称：“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如出一辙，盖或非张、赵独议，当时医风使然也。景岳论治阴虚，总以甘补为主，惯用熟地、枸杞、当归、山萸、杜仲等，阴中火

衰者，杂以人参、鹿角胶、附子等，阴中水亏者，益入生地、麦冬、沙参、芍药等，其学验深有影响于清代诸家。本案所云“阴亏于下，阳浮于上，”指精血不足于下，虚阳浮越于上，然非格阳、戴阳重证，无厥脱之虑，非回阳救逆之治，附子雄刚助火，断非所宜，故而不效，改六味丸、五味滋阴敛摄为主，佐入肉桂一味，引火归原，所谓据其窟宅而招之，总之，其法亦景岳余绪可知耳。

肝阳盛，肝阴虚，吸引及肾，肾亦伤矣。益肝体，损肝用，滋养肾阴，俾水木相荣，病当自愈。

生地 白芍 小茴 赤芍 当归 血余 丹皮 阿胶 甘草
茅根

治按 此必因肝火而见血者，故方药如此。

评 属景岳所称阴中水亏之证。

左关独大，下侵入尺，知肝阳亢甚，下吸肾阴，阴愈亏，则阳益张矣。滋水清肝，乃正法也。

知柏八味丸 加天冬 龟板 杞子

治按 方中似宜再增清肝之品。

阴不足者，阳必上亢而内燔，欲阳之降，必滋其阴，徒恃清凉无益也。

生地 知母 甘草 黑梔 麦冬 元参 丹皮 地骨皮

治按 案语精粹，有名隽气。

肾精不足，肝火乘之，故有筋挛骨痿，耳窍二阴气出等证，夫肝火宜泄，肾精宜秘，于一方之中，兼通补之法，庶几合理，然非旦夕所能奏功也。

生地 川棟子 茯苓 阿胶 丹皮 女貞子

治按 论病深中肯綮，方中可增白芍、牡蛎。

肝阴不足，肝火偏胜，伤肺则咳，自伤则胁痛。

阿胶 兜铃 丹参 炙草 归身 白芍 玉竹 川斛

治按 既有胁痛见证，似当兼与通络清肝，宜加丹皮、山梔、青

皮、橘络、旋覆等味。

评 古人治劳嗽常用阿胶，此方即补肺阿胶汤之变法。今日临床治嗽绝少用之，间投者以止血为主，尚须少痰、无痰，已非古人补阴初衷，盖古今用药习惯之不同耳。本案有胁痛，即叶桂所称络病，用仲景旋覆汤为主治，《临证指南》中颇多见之，故柳氏按有宜加旋覆等味之说。

咯血胁痛，项下有核，脉数恶热，咽痛便溏，此肝火乘脾之证。反能食者，脾求助于食，而又不能胜之，则痞耳。治在制肝益脾。

白芍 茯苓 川连 牡蛎 炙草 木瓜 益智 阿胶

治按 论病明快，方中拟加丹、栀、夏枯草。

评 柳按谓可加入丹、栀、夏枯，值得商榷。劳损而至便溏，中土已惫，断无寒凉之理，矧山栀滑利，可增泄泻，恐火未得戢而根本先拨耳。玩味尤治，颇称允当，酌加山药、沙参之类育养脾阴，一固砥柱，二清浮火，不知有当高明否？

饮食既少，血去过多，阴气之伤，盖已甚矣。兹复忧劳惊恐，志火内动，阴气益伤，致有心烦、体痛、头痛等证，是当滋养心肝血液，以制浮动之阳者也。

生地 石斛 麦冬 丹皮 元参 知母 茯苓 甘草

治按 肝阴既亏，肝火上升，宜再加归、芍，以滋养之，羚羊、菊、栀以清泄之。

评 本案专主甘寒养阴，于凉肝泻火一层似少理会，柳按极是，加入羚、菊最为合拍。现今羚羊专作平肝熄风用，不知其清热之功独擅胜场，此金元前医方多作记载，足资证明。柳按藉作清泄，盖古意勿替耳。

肝藏失调，侵脾则腹痛，侮肺则干咳，病从内生，非外感客邪之比，是宜内和藏气，不当外夺卫气者也。但脉弱而数，形瘦色槁，上热下寒，根本已漓，恐难全愈。

归身 白芍 炙草 茯苓 桂枝 饴糖

治按 此内补建中法，宜于腹痛，而不宜于干咳，宜加清肝保肺之味，乃为周匝。

评 腹痛多阳虚，干咳主阴亏，故有上热下寒见症，兼治非易。《灵枢·邪气藏府病形》：“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此尤氏所依托，如柳按云宜加清肝，恐苦寒增腹痛，亦无补止嗽，按证须加润肺之品，如米炒南、北沙参、蜜炙枇杷叶之类为妥。

形盛脉充，两尺独虚，下体麻痹，火浮气急，此根本不固。枝叶虽盛，未足恃也。

熟地 山药 沙苑 杞子 丹皮 茯苓 桑椹 牛膝

治按 如此脉证，似可参用肾气法，以温摄之。

真阳以肾为宅，以阴为妃，肾虚阴衰，则阳无偶而荡矣，由是上炎则头耳口鼻为病，下走则膀胱二阴受伤，自春及秋，屡用滋养清利之剂，欲以养阴，而适以伤阳，不能治下，而反以戕中，《内经》所谓“热病未已，寒病复起”者是也。鄙意拟肾气丸，直走少阴，据其窟宅而招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道也。所虑者病深气极，药入不能制病，而反为病所用，则有增剧耳。

肾气丸

治按 立论透切，医案中仅见之作。

评 不讲明具体症状，令人难以领会其治方妙谛，谅大抵是火热见症，上则头面诸窍，下则膀胱二阴，然既是火热，桂、附总难入口，故尤氏亦有增剧之忧。叶桂发明九窍不和证治，或与此案相类，只用甘凉甘平濡润之品育养胃阴，能收潜移默化之功，而无气火增剧之弊，洵为的当之法，然叶、尤同时，谅未之借鉴耳。

真阳气弱，不荣于筋，则阴缩；不固于里，则精出；不卫于表，则汗泄。此三者，每相因而见，其病在三阴之枢，非后世方法可治。古方八味丸，专服久服，当有验也。

八味丸

治按 见识老到，议论明确，此为可法可传之作。

评 本案用附、桂，可师可法，前证投肾气，是以药试病。

胃寒背冷，食入则倦，喜温恶清。以背为阳位，胃为阳土，土寒而食不运，阳伤则气不振也。治宜温养阳气。

人参 桂枝 益智仁 厚朴 炮姜 茯苓 炙草 白术

治按 此温中和气、平正通达之方。

中气虚寒，得冷则泻，而又火升齿衄，古人所谓胸中聚集之残火，腹内积久之沉寒也。此当温补中气，俾土厚则火自敛。

四君子汤 加益智仁 干姜

治按 议病立方，均本喻氏，近时黄坤载亦有此法。

评 金元前医方多寒温错杂之剂，乌、附、姜、桂与羚、膏、寒水、芩、连等合用，概不少见。古风淳朴，根症置药，是为尚实之治。宋后诸子，各逞私见，或主寒凉，或狃温补，习俗相沿，去古渐远，遂不知唐宋医药偏杂之三昧矣。如本案证情，恐非用古法不效，治病须立足证候，不能从固有臆想出发。自清以还，医学又崇尚王道，辄持四君、六君辈应付一切复杂病证，本案见其一斑，盖薛立斋之遗绪，医学之亦一偏也。

类 中 门

类中偏左，于法为逆，犹幸病势尚轻，可以缓图取效。原方补少通多，最为合理，惟是阳脉则缓，阴脉则急，所以指节能屈不能伸，此亦病之关键处，不可忽也。经云：肝苦急，宜食甘以缓之。于前方中，增进阴药之甘润者一二，更为美备。

人参 茯苓 半夏 白术 炙草 橘红 麦冬 竹沥 姜汁

治按 此六君加麦冬、竹沥、姜汁也。

评 中风一证，金元诸子颇多发挥，河间主心火，东垣主气虚，丹溪主痰热，各有所谓，于内风证治俱有建树，而外风极少顾